玉函山房輯佚書



劉眞長小時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屩以養母六字據御覽補劇方回數出南射堂射劉往市賣屩路經射堂邊過人無不看射劉過初不廻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云老母朝來未得食至市貨屩不得展諸後過劇呼之使來與共語覺其佳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八又卷四百八十五引云劉眞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屩以養母

桓元在南州妾當産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夫人故帳與之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九

荀介子爲荊州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子齋中客來

便掛屏風有桓咨者時在中兵參軍來詣荀諮事論事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桁婦在屏風裹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太平御覧卷七百一

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萬起同上

顧虎頭爲人畫扇作稽阮而都不點眼睛送還一引行此字二主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太平御覧卷七百二又卷七百五十引無可二字作點眼睛便欲能語

何承天顏延年俱爲郎何問顏曰履襄是何物顏答曰此當復何解耶龍鞸將是卿言服中無所有者是此是世俗相調之辭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四

桓元取羊欣爲征西行參軍元愛書呼欣就坐乃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書至夜良久乃罷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十七

毛泰買一玉産八十八分七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九

王慶孫爲襄陽都督後之鎭爾時沔中盛斷道縛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者驅逼不得已王便行鬱以其貴人不堪苦使令與婦女

共雉下春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

王子敬學王夷甫呼錢爲阿堵後既詔出赴謝公主簿過會下與擲徵當其夕乎自抱錢錢竟明日已後云何至須阿堵物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于東亭當之吳郡就汰公宿別汰公設豆藿糜自啜一大甌東亭有難色汰公强進半甌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九

桓石虎是桓征西兒未被舉時西出獵若虎亦從獵閒射虎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謂石虎曰汝那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惡子答曰可拔耳惡子於是逕至

虎遂便投得箭虎跳越惡子亦跳跳乃高虎還伏惡子持箭便還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二

齊沈僧照別名法頭攸之之孫也記人吉凶頗有應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上同

京下劉光祿養好鵝後軍從京還鎭尋陽以一隻鵝爲後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隻鵝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青史子一卷青史氏撰不詳何人賈執姓氏英賢錄云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藝文志青史子著書按漢志小說十五家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官記事也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考大戴禮記賈誼新書並引青史氏之記此佚說之僅存者據輯按錄書中言胎教之法懸弧之禮巾車之道具有典則班固列入小說家必有所見然不可考仍依編次云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青史氏 撰

古者胎敎之道(大戴禮記無之道二字)王后服(新書作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大戴禮記作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大戴禮記作升)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大戴禮記無太卜二句)比及(新書作此無及字)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緼瑟(新書作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新書無者字)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大戴禮記作倚升無而不五字)而言曰(新書無言字)不敢以待(新書作侍)王

姚姬傳補校

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

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大戴禮記無太卜日以下至此然後卜王太子名大戴禮記作然後卜名上無新書作坊下同取於天下無取於墬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新書墬作地拂作悖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新書恩作息大戴禮記無也字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傾臣之子也故謂之傾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是謂君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大戴禮記無正之以下至此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新書作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新書作出作字王屈

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
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
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
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而敬
古之爲路
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
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
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

大戴禮記保傅篇賈誼新書胎教雜事並引青史
氏之記互有不同古者年八歲已下新書容經約
舉大節非原
文並振參訂

嫏嬛館補校

宋子一卷周宋鈃撰鈃宋人莊子荀子並言其人孟子作宋牼韓非子作宋榮子要是一人也漢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隋唐志不著目佚已久莊子天下篇載其禁攻寢兵之事並述其言案莊子雖與尹文並稱今尹文子書尚存無莊子所述之言則以諸荀書證知皆述鈃語據補佚篇附考爲惏夫徑以利爲言孟子以爲不可與懸君臣荀子以爲非然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亦自以其術鳴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 宋鈃 撰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莊子雜篇天下引此下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案莊子以此稱宋鈃蓋述其書之語也據補

宋鈃二字據莊子補作爲華山之冠以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同上云引命之曰云云亦莊子述宋鈃書語

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同上云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引傚曰云云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同上云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太少曰云云

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同上君子上有曰字亦莊子述宋鈃語

禁攻寢兵為外情欲寡淺為內同上云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

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禁攻二句用兩以字亦述其書之大旨下二句莊子約言其書而斷之也

附錄

孟子告子篇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趙岐注宋牼宋人名牼孫奭正義牼與銒同口莖反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會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銒也楊倞注宋銒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孟子作宋牼

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設不爭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

裴子語林二卷晉裴啓撰按劉峻世說新語注引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稺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隋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下注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啓撰云梁有又云亡茲從諸書所引輯錄其有數引不同並據刪補釐為二卷續晉陽秋謂其載謝太傅事不實似未必盡能傳信然文華清儁劉義慶作世說新語取之甚多則亦小說之佳品也歷城馬國翰



竹垞甫

裴子語林卷上

晉 裴啓 撰

蜀人伊籍稱其土地人物云其山崖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篇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孫云云劉峻注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其土地人物與此語同據補）

初溫嶠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旣見丞相便

游樂不往曰旣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劉峻世說新語言語篇注

仲祖語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

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同上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

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

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

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群胡

同笑四坐並懽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篇姓任下劉峻注引語林曰任名顒至公坐是上下並同也據補

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謝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 世說新語方正篇注

夏侯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覩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 世說新語雅量篇注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飲酒已醉著白帢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四字據御覽補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御覽作周始見遙過去行數步覆又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

故御覽作擇竝不毄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劉義慶世說新語作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劉峻注引語林周侯飲酒至來詣丞相前後掇補　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一引至難測地

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世說新語識鑒篇注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

有人目杜宏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王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

以正也

羊綏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

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爲論兄輩並同上

阮光祿聞何次道爲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同上

李陽性遊俠上應無不傾心爲幽州刺史當之職三句據御覽補盛餞者一日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客塡門遂死

尋……卷……一……七十五卷三十三

手几下 世說新語箴規篇注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三引云 李昭大使下有士庶三句下接盛

劉一日語數百家列錢各填門

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世說新語容止篇注 太平御覽卷七十三又卷七百十七引云張載字孟陽甚醜每出爲小兒擲瓦盈車 初學記卷十九引云潘安仁至美每行於道翠嫗以果擲之盈車

謝公之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世說新語容止篇注

王仲祖有好儀形 御覽作少 有三逵 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

琊生如馨兒（御覽作王開時由那得此兒）人謂之達也又酷貪財

敗自以形美乃入闌肆就帽嫗戲乃得新帽（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王達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此兒下接又酷貪云云據補）

諸人嘗邀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世說新語容止篇注）

丞相嘗曰堅石挈脚枕琵琶有天際想（同上）

王武子喪夕（御覽有夕字）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御覽有爲字）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真（哭畢已下二十二字據御覽補）賓客皆笑孫曰諸

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哭世說新語容止篇注引王皆怒無哭輒至似真二十二字作既而驢鳴無末二句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七卷五百五十六引並有之又卷三百八十八卷三百八十九引並無末二句餘文亦小異　又卷三百九十一引云邢王武子客孫子荆驢鳴變聲成矣

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毎為驢鳴以樂其母太平御覽卷八十九引述上篇

王武子性愛馬亦甚别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世說新語術解篇注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引杜預道二句

王中郎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

幅會戲 世說新語巧藝篇云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注引語林王中郎以圍棊爲手談云云引語林以證世說別有言之鄉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二引云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或以謂之手談又謂之棊聖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引云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支公以棊爲手談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引云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亦以爲手談皆與世說相混

許元度出都詣劉眞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

標列貲略無遺漏遂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尚不去使

我成薄德二千石 世說新語寵禮篇云許元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注引語林曰元度出都眞長九日十一詣之云云藝文類聚卷五十引許

元度至無造渦下有遂字較劉注爲詳據補唯下
引作許詢曰卿爲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又卷五
十五引劉真長謂許元度曰卿爲不去我將
成輕薄京尹與世說語混茲依世說注訂
七十九卷三十五

周伯仁過江恆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引云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姊喪三日醉大損資望云云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七引周伯仁過江恆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宋劉引當與御覽同後人以世說有三日不醒語遂改兩醒字爲兩醉字止訛爲正三訛爲二耳據御覽訂

周伯仁在中朝能飲過江日醉然未嘗飲一斛以無其對也後有舊對忽從北來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

共傾之既醉伯仁得眠眠覺問共飲者何在曰西廂問得轉不答不得轉伯仁曰異事使視之殆腐而死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七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鴝鵒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世說新語任誕篇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引作令左右行好作挽歌時人謂張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九又卷五百五十二並引作種松柏

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世說新語

郁縣徐補校

排調篇注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盛夏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淘吳人以冷爲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世說新語排調篇王公云何下作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注引語林眞長云丞相何奇云云　太平御覽卷三十四引字句小異下二句與世說同但無聞字兹依世說及注訂正藝文類聚卷五引云劉眞長見王公王公不與語時大熱以腹熨棊局

林公云文度著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世說新語輕詆篇注

韓康伯似肉鴨同上引語林裴啓云

庾公乘馬有的盧殷浩勸公賣馬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世說新語德行篇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注引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上下並據補

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深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爲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爲然遂

止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孔坦爲侍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宏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距當敵禦不世說新語賞譽篇注

和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世說新語儉嗇篇注

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侍飾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厠耳寔更往向乃守厠婢所進錦囊寔籌良久不得

便行出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厠乃如他厠世說新語汰侈篇注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引有賓往已下據補又卷七百四引云石崇厠內兩婢持錦囊是韓也

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甲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畢備又與新衣客多不能著王敦爲將年少往脫故衣著新衣氣色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又卷五百引無皆甲麗至沉香十字無作莫爲將年作大將軍又卷七百十九引石崇厠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雷有寵生恬洽世說新語惑溺篇注雷尚書注引語林曰雷有寵云云上文據補

入 嫏嬛館補校

濟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世說新語仇隟篇注

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擧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酈道元水經注卷十六　太平御覽卷七十三引云陳協數日輒進阮步兵酒一壺修上無欲字

明帝數歲坐元帝厀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向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

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世說新語夙惠篇北堂書鈔卷七引語林云答長安近日句據補

簡文為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令左右拂御覽引作牀上灰塵不令左右拂去作牀上塵無生矣一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殺之撫軍謂曰無乃不可乎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又卷七百六又卷九百十一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並引至為佳又卷十二引坐牀生塵句

庾公欲伐王公先昔與郗公曰老賊欲輒張殿中將舉薦用才學之士以開視聽而頭悉用所將之人

也御覽無兩之字別作廣無也字是欲薇主之明便欲制數州之衆

以除君側之惡今年之舉茂不濟矣北堂書鈔卷六十四引庾公與郗公爲殿中將軍至而猶之人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九引此簡完具

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葬御覽引有葬字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七又卷五百五

十六

袁山松舊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流涕

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
謂之三絕 北堂書鈔卷九十二

王藍田作會稽主簿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
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議與
太守褚爽上表稱是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以時議
其可否禮官議疑無適準正聊率所見以論之曰禮
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
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副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
乎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可無

諱也 北堂書鈔卷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二引云王藍田作會稽外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無復諱下　按徐逸表云云據補

桓元不立忌日政有忌時無至月 政有七字紘僞無　據御覽補

廢 北堂書鈔卷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二

劉道長與貞長言一時有名譽者皆宗貞長 北堂書鈔卷九十八

諸葛武侯與宣皇 北堂書鈔作晉宣帝　一作武侯與宣王 在渭濱將戰

宣皇戎衣莅事使人觀 御覽作魂 武侯 北堂書鈔一引無宣皇至使人觀九字 乘素輿著葛巾挺 一作持 白羽扇 藝文類聚作乘素輿葛巾羽扇 指

麾三軍衆軍北堂書鈔有此二字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觀曰可謂名士矣北堂書鈔卷一百十八又卷一百四十藝文類聚卷六十七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又卷七百七十四又卷七百二引至進止初學記卷二十五引去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

陸士衡爲河北督兵已被閒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御覽有鼓吹二字謂其司馬孫極御覽脫孫極二字曰我聞此不如華亭鶴唳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藝文類聚卷六十八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八又卷四百六十九世說新語尤悔篇注引作陸士衡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意顧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持矟數迴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四矟部引持數迴句陳禹謨補注引此節末句作以示武勇

周伯仁被收路逕太廟大呼宗廟之靈以矟刺地大罵王敦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四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治城公知道王公乃進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冊臣開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日不出見王公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 又卷五百九十二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淸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迷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言默爲稼穡以禮義爲豐年 北堂書鈔卷一百 因陳禹謨補注

謝與在中朝恒遊覽選甚少偶與阮千里總章中聽一與六日忘歸 北堂書鈔卷一百五

七十五卷四十三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革帶（御覽無黑字）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吾恥與鬼魅爭光（藝文類聚卷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又卷八百七十　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至丈餘）

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駙馬都尉（御覽卷一百五十四引有晏字二字）及以主　已　美姿儀而絕白（北堂書鈔儀作容而作而）魏文帝疑其著粉（北堂書鈔著作傅）後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北堂書鈔作以熱餅啖之　御覽作賜以湯餅）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面顏（初學記御覽並無面顏二字）色（御覽一引之無色字）拭轉皎然（北堂書鈔卷一百又卷一百三十五　初學記卷十二）

九又卷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一十一又卷一百五十四又卷八百六十

謝鎮西著紫羅襦乃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　藝文類聚卷四十又卷七　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三又卷六百九十五引並有在大市佛圖門樓上七字）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御覽有此四字）入洛從之未至家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從問曰裴（御覽有裴字）逸民家何在（御覽作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御覽有夏字）曰聞其明而知人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

又嘉其志局御覽無此句引用爲西門侯於此遂知名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至投之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四又卷六百九十五又卷八百三十二並引全節

滿彧字武秋體羸北堂書鈔作滿奮體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或云北堂書鈔無或云有武帝笑之句據御覽移於下北窗琉璃屏風似密實疏有難色武帝笑之答曰臣爲吳牛見月而喘或曰是胡質侍魏明帝坐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藝文類聚卷六十九並引至有難色又以武帝笑之句在上雲母幌下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引答曰已下據補

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藝文類聚無聞是五字欽遲之既見乃甚凝便欲嘲弄元度爲之解紛諸人遂不敢犯藝文類聚爲下有一作字無之解已下十一字賓主相對貞長歎曰許元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補注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引多脫略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引全節又卷八百十三引云許元度出都爲弟婚弟少愚恐人嘲弄元度爲解而獲免眞長笑曰許元度爲弟張十重鐵步障

傳信爲母藏病恆驚悸信乃取雞鳴去御覽卷九百五引作減毛放承塵上落地母輒御覽九百五引作轉恐怖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太平御覽卷七百一又卷九百五十一

任元褒爲光祿勳孫翊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孫入語任曰吏几對客爲不禮任便推之吏答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任曰直木橫施値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鵠蟠膝曲木抱腰太平御覽卷七百十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三引孤鵠一蟠膝句陳禹謨補注

王平子從荆州來王敦欲殺之平子手恒持玉枕以此未得發敦從籍平子左右而缺一字持下牀去遂殺平子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四太平御覽卷八百有數後缺左台已下據補

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鐵如意擊唾壺爲節壺盡缺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五

范信能噉梅人嘗致一斛奩留信食之須臾而盡藝文類聚卷八十六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五引范汪能噉梅至一斛須臾噉盡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七又卷九百七十並引作范汪至能噉梅無斛信何而作噉一作噉須臾盡也

劉道眞遭亂藝文類聚無遭亂二字于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桑逆旅藝文類聚脫桑逆二字下同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刺藝文類聚作利杍而採桑逆旅女子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乎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七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太平御覽卷四百六

十六引作見一老姬挼槽下
掉櫓風又卷七百六十九

陸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篠飲語劉寶曰吾鄉曲之思轉深今欲東歸恐無復相見理言此已復生三歎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四引竹篠飲陳禹謨補注引至相見理 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引全節又卷二十一引云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右軍年十一周顗異之時絕重牛心炙座客來未噉先割啖右軍乃知名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

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爲煖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太平御覽卷二十七又卷七百五十八引至抱甕下有爲煖二字又有注云羊琇字稚舒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八引云羊琇冬月令人抱甕釀酒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溪即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便返御覽作既造門而返或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來御覽作人問之對曰無吾本二字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藝文類聚卷二十二無眠覺二字酌酒作命酌太平御覽卷無起彷徨三字及左思二字忽憶安戴下作時在剡乘興棹舟下接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其故曰作人問之對曰無吾本二字何必見戴下有安道二字

褚公與孫綽遊出阿後湖狂風忽起舫欲傾褚公已

醉乃曰此脇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與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使欲挺擲水中孫遂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藝文類聚卷九 太平御覽卷六十六引有注云褚公稚彦同季野彦同字也

道真嘗與一人共索袢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藝文類聚卷二十五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頴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

…卷四十六

得打祖曰既有神錐必有神槌鍾遂屈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六引作祖士言與鍾雅相調錄語祖曰下同未有鍾遂屈二字據補

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人答曰西人太傅應聲蹴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答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同上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虞出拜殆不復起一引無不醉不出後虞出七字及殆字作辭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勑左右疏取其語一作勑黃取語於是爲風俗人相嘲調

七十五卷四十七

輒云好語疏取 入 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又卷四十 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九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下地叩頭婢懼始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藝文類聚卷三十五

裴秀母是婢 御覽母是婢字在令第下 三 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役後大集客秀母下食衆 藝文類聚引作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賓據御覽補正 賓見並起拜之答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 御覽作太 母乃不敢役役之 同上 太平御覽卷五百

桓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闌將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吹笛奴碩賜姓日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猶膈笛然後乃理調成曲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

袁眞爲監軍范元平作吏部尚書一坐許袁興此選選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藝文類聚卷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二百十四

劉眞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曰時有入心處便咫尺元門 藝文類聚卷五十 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六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呪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藝文類聚卷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五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引洪喬書擲於水　補注同

謝太傅問諸子姪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庭階也　藝文類聚卷六十四又卷八十一

庾翼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

聆其音麼之此扇以好不以新季恭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引有季恭二句

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愷聲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枚愷張然自失 藝文類聚卷七十 太平御覽卷七百三引脫窮極二句有愷聲色以下據補

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君可覓千斛米見借當

爲尊公爲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藝文類聚卷七十二

劉靈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日肩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爲名一石亦醉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愼莫可聽同上

裴子語林卷下

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昔者周公體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翔遠去所至寡矣初學記卷十七太平御覽卷四百

二

管寧嘗與華子魚少相親共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揮鉏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捉而擲去初學記卷十七

王右軍目御覽作見杜宏治歎御覽有歎字曰面如凝脂眼如

七十五卷五十

點漆此神仙中人初學記卷十九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又卷三百六十六又卷三百七十九

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初學記無檢校二字庫中有九萬枚悉以付之藝文類聚作有九萬牋紙悉以付謝公桓宣武云逸少不節初學記卷二十一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北堂書鈔卷一百四牋紙補注引並無桓宣武以小

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文選顏延年祭屈原文李善注

大夫向闇而立廣韻平聲下二十四鹽闇字注

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才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

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為謀身之計王曠世宏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內之遂建江左之策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四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門第辟之既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幾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九又卷四百九十

蘇峻新平温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兆宜得望實唯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敖然曰先帝大漸卿輩身侍御牀口行詔令孔坦爾時正環臣耳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人截割耶庾愧不能答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二北堂書鈔卷七十六引至可以處之

何公爲揚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鏤而帳下無有揚州常有樢胡思例引作檽一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庾存爲治中面見道帳下空索求糶一作糴此米何公曰何次

道義不與孤寡爭粒太平御覽卷二百五十八又卷四百二十六　北堂書鈔卷三十八引何宏云不不與孤寡爭粒

張衡之初死蔡邕母胎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又卷三百九十六　白孔六帖卷二十一

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吾清如水抱小兒者欲吾愛民如赤子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四

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四又卷三百七十五)

王武子與武帝圍棊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一作則剝之)乃舉棊局武子伸腳在局下故譏之(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又卷四百九十又卷七百五十三引有下句)

劉真長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與主主既見如此乃舉手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脩飾劉便牽被覆面背之不忍視(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

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於人布置巖石亦勝人

我甞指此其轅下同上又卷三百七十四

孫業為幽州人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業入見帝曰朕欲自稱有幾斤業答曰陛下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稱業果得千斤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八又卷八百三十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御覽無此三字詣袁術始至御覽無此二字俄而外通劉豫州備來太平廣記無外通二字作劉豫州備到備字據補孫便求去廣記無孫字袁曰劉豫州何關君御覽作何若答曰不爾御覽無此二字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廣記無而字劉備從西

附上但得轉覩視孫足行廣記無得字作孫之行步殆不復前矣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四

劉道眞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至胷洛下年少乘車從門過曰年少甚塠坰劉便隨車問爲惡爲善衛劉曰令君翁亦塠坰母亦塠坰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又卷三十七引

王與潵
至何

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置諸甕中投之于江胡翁見甕流下一無胡翁見甕四字聞有小兒啼聲一引聞上有胡字往取因以爲子遂登三司廣後不治本親服世以爲譏太平

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又卷四百八十八引至三句

菹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隔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必亂後果爲亂階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

祖約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常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屛當不盡餘兩小簏以置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九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如好鬪有杖七十五卷五百

爾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同上

董昭爲魏武帝重臣後失勢一作董路失勢文明世人爲衛尉一引作久爲衛尉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喻而敘一作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一又卷四百八十八

王子敬在齋中臥偷入齋取物幞裝一室之內略無不盡子敬臥而不動偷遂復登廚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不於是羣賊始知其不眠悉置物驚走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又卷七百八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溫入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即出外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似司空婢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弛冠解帶不覺惛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太平御覽卷三

百九十六

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且喈兵亂

自古所難諫諍甚苦處仲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南夏卿自同茲邪阻遏議舉主法焉得相私因日左右令進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名士豈有如此舉動言罷流涕敦意乃止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八

王經少處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云汝本寒家兒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經不能止後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流涕辭母曰恨昔不從勅以致今日母無戚容謂曰汝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何負哉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一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乃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使僕問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四又卷七百七十九

諸葛靚字仲思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曰卿字仲思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

鄧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爲之艾艾終是幾艾答曰譬如鳳兮鳳兮故作一鳳耳同上

大將軍王敦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愛遣送王侍諸主主既亡人就乞始猶分與之後乞者多遂指庫屋數間以施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七

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止可觀陳說經略攻取之宜衆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馳還才自槊馬遂墜地士以是知其必敗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九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其人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同上

羅含在桓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曰所識已

多不煩役爾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八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一引有此六字有一書生葛巾修刺一引有此四字詣岱與談論及無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一引有與字一引有談論十三字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太平御覽卷五百又卷五百九十五又卷八百八十四又卷八百九十九

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宜操斯器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三

七十九卷五十七

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

王子敬疾篤兄弟勸令首罪答曰無所應首唯遺郗家女以為恨（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一）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邕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札（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四）

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詣甄人以衣被迎之洗水

過衣幘惡逕元帝已不垂明帝忽復有此以爲無不虔瑾既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七

謝萬就安乞裴云畏矣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千斤綿與謝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又卷八百十九

桓宣武性儉著故褌上馬不調褌敗五形遂露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六

大將軍刑開伯仁以步障繞之經日已具王曰周伯

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其翁屐用家然後收之太平御覽卷七百一

胡毋彥國至相州坐廳事斷官事補時三秋中傍捉扇視事其兒子先從容顧謂曰彥國復何爲自貽伊戚太平御覽卷七百二

庾法暢造庾公捉麈尾至佳公曰麈尾過麗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太平御覽卷七百三

劉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不相

砌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温曰承允好明

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襄皆

珍玩正與胡父諧賈原注諧賈賣賈 太平御覽卷七百四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慎

之後乃僞凍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

莫敢近之太平御覽卷七百七

傅信字子思遭父喪哀慟骨立母憐之竊以錦被蒙

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之儁四方是

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撤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

許日（太平御覽卷七百七）一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一無形骨體二字）立毋哀（一作悠）之以錦被（一無被字）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一無錦被二字）而貴之賓客絕百許日（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一又卷八百十五）

大將軍收周侯至石頭坐南門石盤上將戮之送已得與周（太平御覽卷七百八）

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嘗筭渾天不合名鄭元令一筭便決衆咸駭服及元業成辭歸融心忌焉（一作之）元亦疑有追者乃坐

橋下在水上據屐敲果轉戒欲動追之告左右曰元在上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詭逍遙以免太平御覽卷七十五引至驃服又卷三百九十三引馬融令運天王詭逍遙眾咸駭服句又卷六百九十八引鄭元在馬融門下授業成辭歸末有竟以免句互校訂補

豫章太守顧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時雍方盛集僚屬圍碁外信至而無兒書意不變而心了有故質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州之遺累寬有喪明之責耶于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

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王述也投于地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

諸阮以大盆盛酒木勺數杯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二

陶太尉既作廣州優游無事常朝自運甓原注甓瓶也於齋外暮於齋內人問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爲爾優游不復堪事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七

王長史語林道人曰眞長可謂金石滿堂林以語孫興公興公曰語不得爾選擇正可得少碎珠耳太平御覽卷八百三

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遇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

往別國見李寅平子還謂人曰今之行舉目皆琳琅珠玉

王戎眥處衆中如珠玉之在瓦石上 並同

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𥿐練王公謂諸公曰國家凋弊貢御不致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練服之日月開賣大售端至一金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石崇恒冬月得韭蓱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貨賂帳下都督云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豆難煮豫作熟豆以白粥投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九引云石崇恒冬月得韭蓱王愷貨崇

嫏嬛館補校

帳下督云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又卷八百五十九引云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密貨帳下都督云豆難煮云云此是一節文引者略取今願文删併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爇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効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一

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遺餉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謂五侯鯖君卿所致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九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云喜不語康至云鳳凡鳥也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五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還群臣莫不上諫曰此小物何足耽答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之所以好也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

椒岡館補校